



【如是我闻】

点点青山思故国

□李怀宇

刘子健(1919-1993)是国际学界宋史研究的大家。目前对刘子健生平的研究,除了刘子健多位学生的回忆文章外,以宋史专家虞云国《刘子健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作为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的导读上篇,收在虞云国《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一文颇为详尽。

抗战烽火中的青年学者

刘子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9年生于上海。他先读清华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最受洪业影响。1941年12月,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占领了燕京大学,逮捕了刘子健与洪业等十余人。

刘子健回忆狱中经历:“带到大办公室,解除口袋内的一切,解除裤带以防自杀,解除戒指以防吞金,立刻分批领下黑暗的地下甬道,走进囚房,再经过搜查,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久禁监中,真易得神经病,更何况两个馒头无法吃饱,背脊发冷,两条线毡,真是‘不耐五更寒’。”他在狱中受严刑拷打。1962年,刘子健应邀访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第三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与他在温泉泡澡时,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几条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长的伤痕”。

1946年,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刘子健“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经洪业力荐,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史料专员。刘子健在国内报刊上开设“寄自东京”的专栏,其中《奇迹的生还》向国内最早揭露了中国被俘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为死里求生而发起暴动的真相,他写道:“笔者真痛恨自己不会写作,这不是最宝贵的题材吗?真的,多少历史,多少小说,多少文学,都在敌人的残暴下淹没了!只有天上的英灵知道他们在人间地狱的苦痛。但他们的残骸遗骨,还不知在哪里,更不会说话。”1946年8月,刘子健与出庭作证的溥仪会晤,溥仪手书“东海妖氛靖,披怀饮千杯”向他致意。

学术生涯的转向

1948年,刘子健赴美留学,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华盛顿大学协理研究员,暑期在远东问题上协助做短期研究。1950年,刘子健以题为《1933至1937年姑息政策时期的中日外交》的论文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毕业后,他担任过耶鲁大学的协理研究员;1952年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子健转向宋史研究。其实,刘子健最初的学术方向是现代中日关系研究。1962年,他向斯波义信袒露心迹:“自己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度过青年时代,也被宪兵队逮捕过。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战争就兴奋得夜不能寐。尽管想搞日中关系研究,怕自己的神经不堪承受,这才决定专治宋代。”

当年,洪业问他何以放弃原先专长转治宋史,刘子健的解释是:“如论唐史,要懂佛经,要熟唐诗,很难。元史要会蒙古文。明清史的书又极多。只有宋史,勉强还拼得了。洪先生编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的索引》。宋史全部书目,大体上也不过十倍,四五百种。业余苦读,十年八年,多少会有点眉目。”

1955年,法国史学家白乐日倡导国际协作研究宋史计划,刘子健在1956年交出样稿《梅尧臣传》。1957年,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论文集出版,刘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入选。1959年,刘子健出版专著《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广受

好评。

1960年,斯坦福大学聘任刘子健为副教授。1965年起,刘子健改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讲宋史,1988年退休。

故国情怀与学术遗产

赴美后,刘子健自号半宾居士,自书联:“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1965年,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1967年,刘子健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作《京都志言两首》,其中写道:“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尽显故国情怀。

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出版时,杨联陞1959年5月的序中指出这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说它是跨学科的,是因为其中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北宋杰出的改革家和最富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那样重要。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一道“万言书”。尽管这道奏疏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成为王安石政治理论的基石、之后发起改革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由神宗从前的老师韩维推荐,被召入朝。神宗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王安石负责全部行政事务。神宗给予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尊敬和信任,并全力支持他在随后不久发起的改革。对王安石政策的反对意见来自许多著名的官员,其中有欧阳修,曾经推荐过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苏轼和苏辙兄弟等。普遍的反对并未能阻止王安石和神宗。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导致变法终止。政治浪潮的突然转向摧毁了王安石的改革体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痛,次年王安石便去世了。

在传统史学中,王安石被视作一位天才的学者,一位诚实但固执的政治家,被自己过分的自信和他寄予错误信任的小人同僚所误导。在此视角下,王安石不能被视作正统意义上第一流的儒家学者。但蔡上翔的研究指出,这即使不是扭曲,也是一种误解,王安石应该被看作一位真正非凡的儒家学者。而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强调王安石的理想和改革举措旨在富国强兵。

刘子健在研究中得出:“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然而,这既没有消除专制,也没能阻止其缓慢地得到增强,尤其是到北宋末期。事实上,在高级官员不断增长权力——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和皇帝自身小心维护的终极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越激烈,他们依赖于皇帝支持,其行为被皇帝周围和内廷之人所掌控,由于有意或因环境所迫,从而助长专制主义增强的可能性就越大。专制主义的增强转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官僚主义趋向同一性。长期来看,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这一发现道破了王安石时代政治上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无疑也是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之一。

刘子健指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部分地是被腐败官僚和不可救药的次官僚制联合起来打败的。”他认为:“就王安石的观点的理论根据以及他要建立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来看,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将王安石看作一个儒家学者。当然,他是一个激进的儒家,但‘激进’只是相对于许多保守主义儒家学者而言的。”

□孙道荣

一不留神,我家阳台成了鸟拉屎的地方。

最先发现的是小儿,他去阳台上收衣服,忽然发现,阳台的护栏上,沾着几处污渍,细看,竟是鸟粪。衣服也不收了,小儿捂着鼻子跑进家,告诉了我们这个惊天大秘密。

妻子说,最近常有小鸟,到我们家阳台上来,你们没注意到吗?还真没留意过。

平时,我们一早就去上班或上学了,晚上才回到家,也难得去阳台,因而并没有看见过阳台上的鸟。倒是在小区里散步,现在能经常听见树枝上的鸟鸣。小区的绿化好了,还有几十棵大树,吸引了不少鸟飞来安家落户,成了我们的空中邻居。人从树下来往,鸟在树枝上飞来飞去,互不干扰。

但为什么会有鸟飞到了我们家阳台上?一边用抹布和拖把清理着阳台上的鸟粪,一边和妻子探讨。

妻子指着两个睡莲盆说,或许是它们吸引了那些鸟。这两盆睡莲,是我们去年春天养殖的,夏天的时候开了十几朵莲花,把夏天的暑气都逼退了一半。难道鸟也爱睡莲,飞来与莲为伴吗?妻子笑了,鸟什么花没见过,再说,睡莲早败了,连枯枝烂叶都见不着了,只剩下水底淤泥里“卧薪尝胆”的莲藕。妻子指了指莲盆里的水说,我猜想是这些水吸引了鸟。小区里树多,矮植多,草皮多,唯独没有水。小区附近,倒是有个小湖,还有一条小河,但是都相距有几公里,小鸟一定嫌飞过去累,来回折腾麻烦。我们家的这两个盛满水的莲盆,就成了它们的饮水源。

阳台是妻子的种植场,种了大大小小的十几盆绿植,每年春风拂过,我们家的小小阳台,就是一场热闹的花卉展。我在阳台的花丛中,见过蜜蜂,也看到过蝴蝶,俨然一个微缩版的春天。它竟然还引来了小鸟,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真是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就一定会鸟语花香,小小的阳台也不例外。

像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小儿也喜欢蝴蝶、蜜蜂和蚂蚁,当然还有鸟。但他并不能接受鸟粪,他说,一定要想办法赶走这些鸟,以免它们再在阳台和栏杆上拉屎。

妻子问他,“你愿意呆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吗?”小儿摇摇头。妻子笑着说,“那我们家的阳台,现在成了鸟拉屎的地方,不正说明,阳台是一个人和鸟和谐相处的好地方吗?”

我佩服妻子的智慧,用一个反向思维,帮小鸟说了话,也解了小儿的苦恼和困惑。

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见到了阳台上的一只鸟。我正准备去阳台呼吸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走到阳台的玻璃门口,猛然瞥见,栏杆上站着一只鸟。我停下了脚步,伸出去准备拉门的手也停在了半空,似乎呼吸也停滞了。它看上去比麻雀大一点,头上的羽毛是彩色的,尾巴像鱼尾。它梳理着羽毛,时不时抬头张望,像一个晨起在梳妆的人,等着谁的到来。果然,不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鸟,样子差不多,只是头上的那簇羽毛,是灰色的。它们俩在阳台上站了一会,交头接耳讲了几句鸟语。如果不是玻璃门隔着,我也许能从语调上,翻译出它们的鸟语。又过了一会,它们又一前一后,飞落到了睡莲盆上,小小的爪子,紧紧地扣住盆沿,头伸进盆里,然后,仰起来。它们真的在喝盆里的水。

我还看到了其中的一只小鸟,屁股一撅——哎呀,我的阳台。

一直等到它们飞走了,我才敢打开玻璃门,走到阳台上,扑面而来的是早晨清新的空气,混杂着花香、草香、露水和尘土味,还有一丝隐隐的说不清的味道。

就这样,我家的阳台,从某一天开始,成了一个共有之地:鲜花、睡莲、蜜蜂、蝴蝶和小虫,还有小区里的鸟,以及我们一家三口。

这是一块鸟肯拉屎的地方,这是一个和谐的所在。

【顺其自然】

阳台上的鸟